

蘇維埃國家法參考資料

第 一 冊

(關於修改蘇維埃憲法的報告)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法教研室

北京 一九五四年

本書委託新華書店總發行

書號：法2-24

蘇維埃國家法參考資料〔第一冊〕

（關於修改蘇維埃憲法的報告）

著者：維·米·莫洛托夫

譯者：中國人民大學
國家法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0001-2312 (170+41+2101) 0.13

В. М. МОЛОТОВ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РАВА

Тем 1.

ОБ ИЗМЕНЕНИЯХ В СОВЕТСК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Партиздат ЦК ВКП (б). 1935 г.

• 聯共（布）中央直屬黨書籍出版社一九三五年版

關於修改蘇維埃憲法的報告

維·米·莫洛托夫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在第七次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一 蘇維埃憲法與蘇聯階級力量對比關係

關於對蘇維埃憲法作某些修改的問題，是根據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建議在本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來的。而在黨中央委員會中，修改憲法的問題則是根據斯大林同志的倡議而提出的。

（鼓掌）

為什麼要提出修改我國憲法的問題呢？第一，因為自從一九一八年列寧奠定了蘇維埃憲法的原则以後，特別是在公有制原則在城市和鄉村中獲得勝利以後，我國階級力量的對比關係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第二，因為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我們已有可能徹底地實行蘇維埃民主制，並據此修改我國的選舉制度。目前我國在社會經濟結構方面、在勞動羣衆的文化政治覺悟程度方面的情况，就是與一九二三年，即與斯大林同志領導委員會擬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憲法那一年相比，也是大不相同的。

讓我們看一看當制定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憲法）的時候，即一九一八年，我們的情況如何。

在一九一八年那個時候，我國經濟遭到破壞，處境異常困難，並且，剛剛掙脫了世界帝國主義大屠殺，又不得不進入漫長的、艱苦的內戰時期。那時尚未奪取工廠主的工廠，而使他們受到工廠中的工人組織和蘇維埃政權機關的監督。當時黨認為將頗大一部分國家經濟轉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是加速準備對國民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合適的前提之一，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當時我們在經濟方面的力量還是如何薄弱。當時我國工業陷於衰退，農業除很小一部分外，其他都是由小農經濟構成的，富農在農村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地主的土地雖被沒收並宣佈為國有財產，但是農民尚絲毫不了解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經濟。僅僅在某些地區才有集體農莊，而且還是寥寥無幾。工人階級固然在十月革命的日子裏用自己的英勇行為戰勝了資產階級，並在爭取土地、和平與自由的鬥爭中把城鄉廣大羣衆團結到蘇維埃政權的周圍，但是它也受到了經濟破壞和戰爭的嚴重摧殘。我們那時還剛剛開始建立紅軍。布爾什維克黨黨員人數在工人階級中所佔比重很小，而全體勞動羣衆相比，就更加微不足道了。那時距離我們黨大致上成為公開合法政黨，即一九二七年三月，只不過相差一年多一點的時間。

這就是列寧擬定蘇維埃憲法時的情況。

列寧在一九一八年末寫道：『蘇維埃的產生，並沒有根據任何憲法，而且它在成立後一年以上的時間內（一九一七年春至一九一八年夏），也沒有過任何憲法。』一九一七年六月召開了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一九一七年十月政權已經完全轉歸了蘇維埃。但只是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才通過了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根本法）。

這個憲法只能是固定當時業已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基礎，只能是指出蘇維埃國家將沿着社會主義道路進一步發展的一般遠景。

下面就是這個以列寧在一九一八年剛一開始就擬定好了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作為自己序言的一九一八年蘇維埃共和國憲法的某些基本條款。

這個『宣言』的第一條載稱：『俄國被宣佈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權均歸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掌握。』其次又宣佈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任務是『消滅任何種類的人對人的剝削，完全消除社會之劃分為各階級的現象，無情地鎮壓剝削者，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並使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獲得勝利』。再次，由於世界帝國主義戰爭當時尚未結束，於是『宣言』中便表示『要以不屈不撓的決心，把人類從財政資本和帝國主義的血爪中拯救出來，使之免受這種血爪在此次萬惡的戰爭中所造成的流血遍野的浩劫』。蘇維埃憲法隨後又堅決聲明完全摒棄資產階級對殖民地 and 弱小國家的掠奪政策，並取消過去因種族、民族的不同而設立的各種限制；憲法中還宣稱：『現在，當無產階級與其剝削者進行決鬥的關頭，在任

何一個政權機關中都不能有剝削者插足的餘地。『在我國憲法中特別強調指出蘇維埃政權的基本任務是『確立城鄉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專政』；保證勞動者享有表達自己意見的真正自由，並爲此而把出版機關和印刷廠交歸工人階級和貧農掌握；將一切適合於舉行人民集會的場所交歸勞動者管理，盡量協助工人和貧農自由組織社團，並保證他們能獲得全面的免費教育；同時也認定了勞動是共和國全體公民的義務，且宣佈了下列口號：『不勞動者不得食』。

這就是一九一八年蘇維埃憲法的基本原則，當時工人階級就是根據這些原則建成了自己的新國家，保證了國民經濟的高漲和羣衆物質福利與勞動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所有這些年代裏，蘇維埃憲法一直是一面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旗幟。蘇維埃憲法的原則實現得愈徹底，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向前推進就愈加順利。

誠然，蘇維埃憲法的基礎即令在現在也還是生氣勃勃而不可動搖的。但是我們同時應當承認，這個憲法的個別地方已經陳舊了，因爲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我們不能不看到：最近若干年中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結構中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在蘇維埃憲法條文中完全沒有得到反映，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反映。

自從我們達到了戰前工業水平以來，自從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特別是自斯大林同志全面地提出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任務以來，已經快到十年了。由於卓著成效地實現了這一任務，我們已經建立起了新的、技術上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並把作爲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我國

重工業發展到這樣的高度，我們現在已能用自己的力量在若干年內完成全部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我們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所聽過的奧爾忠尼啓則同志關於重工業的成就，目前重工業的巨大潛力以及重工業的新任務的報告，就是上述情況的例證。

由於我國農村極其落後，所以對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曾經是蘇維埃政權一項最艱鉅的任務。但是這項任務現在也基本上解決了。富農已被粉碎了。集體農莊已在整個戰綫上獲得了勝利。規模巨大的國營農場網已經建立起來。農村正在集體化和新技術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個體農民經濟被排擠到次要地位去了。

當蘇維埃國家的締造者列寧擬定我們蘇維埃憲法的時候，就已經把由於十月革命而國有化的土地交給了國家。那時銀行和各種最重要的運輸工具也交給了國家管理，並且已爲工業企業之轉歸公有奠定了基礎。但是在很多年間，國有化的土地仍然是歸那些直至最後一刻也不願和私有經濟告別的各個小農支配。所謂工人對工廠的監督，在當時是爲沒收工業企業、爲將其轉歸國有作準備。而工業企業之轉歸國有只是在經過一些時間之後才付諸實現的。商業除一小部分外，都還掌握在私人手中。

而現在呢，公有制原則已在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中，已在城市和鄉村中，獲得了勝利。工業和運輸業除很小一部分外，都已歸國家支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已佔農業的十分之九。信貸和銀行都掌握在蘇維埃政權手中。商品流轉已爲國家和社會主義合作社所控制。在最近兩三

年內，社會主義所有制業已成為蘇維埃社會的基礎。

關於這一點，也可以從下面幾個關於固定生產基金的數字中，即從關於我國各種不同的所有制的數字中看出來。

固定生產基金在各社會成分間的分佈情況
(全年平均總額，按一九三三年的不變價格計算)

	1925年		1934年	
	單位：百萬盧布	百分比	單位：百萬盧布	百分比
社會主義經濟	22,678	48.8	90,344	95.81
資本主義成分	3,037	6.5	83	0.09
私有經濟	20,790	44.7	3,867	4.10
總計	46,505	100.0	94,294	100.00

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四年十年中，我國全部國民經濟的固定生產基金已由四百六十五億盧布增至九百四十三億盧布，即增加了一倍。

但重要的還不只是這一點。

具有決定意義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社會主義生產基金）與私有制經濟（私有經濟生產基金）之間的對比關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十年以前，資本主義成分在國民經濟中還起着顯著的作用，佔全國生產基金的百分之六點五。那時，加上小的非資本主義經濟，生產資料私有制成分就佔蘇聯全部生產基金一半以上。

到一九三五年，情況就完全改變了。資本主義成分已經完全沒有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也不過佔我國全部生產資料的百分之四。百分之九十六的生產資料（生產基金）已經為國家、集體農莊和合作社所掌握。而且，國家和集體農莊正在進行着新的、規模一年比一年宏偉的建設。

我們眼着社會主義成分在成長，許多新的國營工廠、發電站、鐵路、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建立起來，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增設了許多新的建築物、機器和飼養場。不斷增建着新的城市、新的文化機關和住宅。一個新的、巨大的社會主義建築工程莫斯科地下電車已經試車完畢，試車情況良好，現已作為蘇聯的公共財產而開始使用了。（鼓掌。）今天，我們不僅可以向居住在莫斯科的同志們，而且也可以向蘇聯全體勞動者，祝賀蘇聯首都的這個新的、巨大的成就。（暴風雨般的鼓掌）

我們國家在其社會經濟基礎方面已經得到根本改造，它已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一九三二年才可能頒佈了一項有名的法律，它宣稱「公共財產制（國家的、集體農莊的及合作社的財產）為蘇維埃制度的基礎，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凡侵吞公共財產的人，

應視為人民的公敵」。此外，還應補充一點，即我國無產階級和集體農莊的人口在一九三四年初，已達一億二千四百萬人以上，現在，當然就更多了。

我們的憲法還沒有反映出蘇維埃社會制度中的這些根本的變化。按照裴迪南·拉薩爾中肯的說法，憲法，即一國的根本法，它應該「是一種必然產生其他法律和法權制度的有效力量」（裴迪南·拉薩爾：『憲法的本質』）。可見，如果憲法能正確地反映一國的階級力量對比，那末它就會是鞏固社會制度的有力工具。

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我國的憲法應該加以修改，使它適合於現在的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特別是要使它適合於社會主義公有制原則在我們全蘇聯已取得完全勝利這一事實。這樣才能使蘇維埃憲法在更大程度上成為「一種必然產生」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所必需的「其他法律和法權制度的有效力量」。

我國的公有制是在與敵對的階級力量的殘酷鬥爭中取得的。消滅資本主義成分是一個極為困難的任務，這個任務我們只是在最近才剛剛完成。目前，我國在剩下的小私有經濟中，仍然還存在着資本主義殘餘。就是在人們的意識中，甚至在工人的意識中，尤其是在集體農莊莊員的意識中，資本主義殘餘勢力也還非常頑強，更不要說那些尚未脫離小私有經濟的三千五百萬農村居民了。既然列寧老早就曾嚴責過那些資本主義遺留在某些工人和工人階層中的傳統勢力（習慣勢力），它們表現在「給「它」（國家）做活要少些、壞些，而向「它」要錢則要多些」。

那末現在就更應當與在個別工人中存在的，而在個別集體農莊莊員階層中則存在得更多的這種資本主義殘餘作經常的、堅決的鬥爭。

自從公有制成了蘇聯的主要所有制形式以後，絕大多數的居民羣衆現在都與公有（國家的、集體農莊的、合作社的）經濟發生了聯系。從這時起，保護和鞏固公有制的任務，即反對人們意識中的那些敵對公有制、敵對國家、敵對集體農莊等的資本主義殘餘的任務，在我國就有了更大的意義。上面所列舉的關於國家所有和集體農莊所有的巨額社會生產基金的數字，說明了：保護和鞏固公有制這一任務，正確地利用公有制爲勞動者謀福利這一任務，對我們說來該具有多麼巨大的意義。我們應該在工廠中、在學校中和在機關中，無條件地做到愛護國家財產，使大家真正關心鞏固公有制。我們應該在集體農莊和合作社中、在公有田地上和公營商店的工作中，保證做到盡力保護公共財產，使大家積極關心公有經濟的發展。那時，我國的全體工人、全體集體農莊莊員、全體勞動人民，就將生活得更富裕、更文明。那時，我們的事業就將迅速地走向光輝的高峯。

正是因爲這樣，所以就需要對蘇維埃憲法作相應的修改，以使它與蘇聯現在的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相適應。對我們來說，蘇維埃憲法不單純是個宣言，而是爭取社會主義所有制進一步的鞏固、爭取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勝利的最重要的文獻。（鼓掌）

以上就是我們要修改蘇維埃憲法的第一個任務。

二 使蘇維埃選舉制度進一步民主化的任務

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之所以成爲可能，這是因爲，公有制（社會主義）不僅取得了工人階級的擁護，而且也取得了基本農民羣衆的擁護。

當然，整個蘇維埃制度曾經幫助農民選擇這條新的道路，並且自下而上各級蘇維埃還曾幫助農民從事全部的集體農莊建設。但是，蘇維埃政權終究還是用了十二年的時間，才使得農民相信了對自己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才使他們自己最終地選擇了農村發展的集體農莊道路。

蘇維埃民主制保證了農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參加對新國家的全部管理事業，包括對國有化的大工業的管理，從而向農村中的廣大羣衆表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巨大優越性。無產階級專政也曾設法廣泛地吸收農民參加合作社建設，並且從各方面來促進農民羣衆政治覺悟和文化程度的提高。這些措施相互配合，就促成了集體農莊制度在農村的勝利，並使得現在有可能提出進一步發展我國蘇維埃民主制的問題。

在我們黨綱上這樣講：蘇維埃政權反映着最高類型的民主制，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對勞動人民的民主制。這種民主制是和資產階級民主制根本不同的，因爲資產階級民主制，不管採取怎

樣的形式，都只不過是掩飾資產階級的專政，掩飾一小撮資本家對大多數人、對廣大勞動羣衆的專政。

關於資產階級民主與蘇維埃政權的區別，列寧這樣說過：『舊的即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和議會制是這樣建立的，即正好把勞動者羣衆排除於管理機構之外，而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則相反，它的建立是要使勞動羣衆靠近管理機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二十四卷，第一四頁）

斯大林同志在『論列寧主義基礎』中，對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區別作了如下的規定。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是剝削者少數底民主，是以限制被剝削者多數底權利爲基礎，是以反對這多數爲目標的。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被剝削者才有可能享受真正「自由」，無產者和農民才有可能去真正參加國家管理。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被剝削者多數底民主，是以限制剝削者少數底權利爲基礎，是以反對這個少數爲目標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五八頁）

列寧在講到我國蘇維埃制度的民主時曾指出了它的基本特徵。

『蘇維埃民主制，即目前具體實施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底社會主義性質就在於：第

一，選舉人爲被剝削的勞動羣衆，而資產階級則不在其列；第二，廢除了選舉上一切官僚主義的形式手續和限制，羣衆自己決定選舉手續和期限，選舉人有召回被選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成勞動者先鋒隊，即大工業無產階級底最優良的羣衆組織，此種組織，使這先鋒隊能够領導最廣大的被剝削羣衆，吸收他們參加獨立的政治生活，根據他們自身的經驗給他們以政治訓練，——因而是空前第一次着手來使真正全體人民都學習管理國家，並開始管理國家。」（『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〇一——四〇二頁）

列寧在其著名『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這本小冊子中，特別着重地指出了他多次提到過的一段話：

『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制都要更民主一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都要更民主幾百萬倍。』（同上，第四四三頁）

也正是依靠着蘇維埃制度的民主，我們的黨才得以吸收了千百萬的工人和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使我們有可能在現在提出更進一步發展蘇維埃民主制的問題，提出徹底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

當蘇聯現在提出將選舉制度進一步民主化的時候，即當我們用平等的選舉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選舉，用直接的選舉代替多級的選舉，用秘密的選舉代替公開的選舉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在所有資產階級國家裏，國家制度却是向着相反的方向發展，即向着否認民主和轉向法西斯制度的方向發展。

前此不久，誰都知道，資本家隨便採用什麼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制，隨便採用哪一種議會和選舉制，都可以維持其對勞動羣衆的統治。在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裏，所謂『輿論』都是爲資本家的出版界所控制，而幫助資本家出版界的，不僅有整個國家機構和警察，並且還有大批教士、資產階級文學家、教授以及藝術家。在一些大的國家中，大資本主義托拉斯掌握着幾百家報紙和上千上萬的編輯和新聞記者。不用說教堂，就是集會場所也都爲統治階級所把持。而工人的和民主的報刊呢，它們却生活在警察的踐踏之下，遭到警察無數的迫害。在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裏，操縱國家和議會的那些政黨都是資本家和地主的黨。可想而知，在不久以前，不管採用什麼樣的資產階級民主制，採用什麼樣的議會制，採用……資本家都是可以泰然自若的。

但近來情況就不同了。下層人民的不滿情緒開始使統治的資產階級感到驚恐。資產階級開始把資產階級民主制和議會制的殘餘從自己的管理制度中驅逐出去。不僅是共產黨，就連社會民主黨也不能再合法的存在下去，雖然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一向是準備迎合資本主義制度的。所有其他的工人組織也被剝奪了合法存在的權利。在許多國家裏，現在都正全力進行着國家的法西斯主義改造。當然議會還是存在着的，至少在國家機關一覽表中還存在着，在意大利和德國都是這樣。但是，實際上議會已經不在人們的眼下了。對待國會議員，竟是這樣地簡單了。

事，德國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事件後，被殺的國會議員的空額，就乾脆由國會中的國社黨黨團的主席指定新議員補充起來。政府有權根據憲法頒佈法律，或『在帝國憲法未能預見的情況下』（德國一九三三年法律）自行頒佈法律，這已是司空見慣的事。對人民負責的原則被更願意於資產階級的對『上帝和歷史』負責的原則代替了（一九三四年『波蘭憲法』第二節）。

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由可憐的資產階級民主制轉向資本家上層公開的、肆無忌憚的暴力統治。國家機構正與資本家老爺們的壟斷組織結合在一起。民主制的遮羞布被拋在一邊了。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國內政治局勢尖銳化的結果，絲毫不能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足以證明，對羣衆實行直接的暴力，轉向法西斯管理制度，就意味着資產階級國家的鞏固，意味着資產階級國家確能有一個未來的光輝的遠景。不，不能證明這一點，因為恐怖的 management 方法，只是說明國家機構已與勞動羣衆徹底脫離關係了，說明資產階級國家已陷於絕境了。

蘇維埃國家却是按照另外一個恰恰相反的方向發展的，它不是縮小民主，而是最大限度的、全面的發展無產階級的民主。蘇維埃政權和我們的黨，一向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發展蘇維埃民主制，並從而大力地、更加廣泛地吸收工人和農民參加全部國家管理事業。

工農國家發展的生動事實表明，勞動人民的民主在我國是怎樣的發展着。這種發展就表現在：羣衆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人和農民越來越多地參加蘇維埃的工作以及蘇維埃的選舉本身。